

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A large,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The portrait is rendered in shades of brown, blue, and white, with a rough, torn-paper edge effect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.

南海民兵



504952

竹野四桂



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南海民兵

广东省军区政治部
海南军区政治部 合编



南海民兵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海南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6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60,001—26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950 定价 0.70元

封面设计

插图

廖 怡

裴 华

张 中

陈 明

刘 陶

澄 武

刘 江

杨 风

凌 青

林 宏

邓 宝

关 驹

杜 强

刘 铭

蔡 坤

谢 房

陈 良

赤 舟

张 兵

刘 本

邓 荣

目 次

小星山战歌	惠新 向东	(1)
截击“九瓜半”	洪丘安	(17)
九渔民海上伏魔	黄河 溪水	(28)
黎村战鼓	钟虹田	(46)
夫妻兵	熊 烽 陈 和	(62)
红帆	潘 德 曾 保	(69)
梁大力痛打落水狗	李逢春 陈 刚	(80)
高山哨兵	吴署识	(89)
宝刀未老	花 炳	(102)
歼敌红港口	澄 伍	(118)
石寨婢怒砍独目蛇	惠 斌	(125)
铁拳	丰戈文	(138)
怒海轻骑	刘 亮 王 春	(149)
劈浪擒“鲨”	符熙凡	(155)
立崖山狩猎记	詹 兵	(164)
“编外”民兵	龙 奇	(175)
神枪手巧使套狗索	李 力 舒 文	(187)

飞兵三道屏	扬 沙	振 金 (199)
打狗岭	江育光	(213)
激战乌岭山	汪 洋	(222)
奇斗	吴 林	龚 明 (233)
光杆“司令”落网记	武朝阳	(248)
将计就计	铜 苗	(257)
挑灯擒贼	伍 海	(276)
古鼎枪声	德卫华	(285)
刀出鞘	向农狄	(307)
七天七夜	梅 武	(318)

(329) 后 记		吴 夫
后 记		(331)

(342) 惊 魂	曹 基 华	陈 水 基 叶 燕 山 大 梁
(348) 传 奇		吴 群 山 高
(351) 陈 书		洪 未 只 望
(355) 五 指		口 善 立 高 天
(359) 越 后		强 自 越 友 政 福 道 许
(361) 文 史 年		李 芳
(364) 春 王 旗 帜		海 军 战 报
(368) 几 星 雨		“ 蓝 ” 粉 末 楼
(371) 头 等		出 售 山 道 立
(375) 香 火		实 是 “ 快 报 ”
(380) 文 信		康 晓 春 洪 口 平 洪 林

小星山战歌

惠 新 向 东

广东省惠东县稔平半岛西南海面上，有一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海岛，这就是小星山。小星山地形险要，山上，悬崖峭壁，荒草丛生；山下，暗礁密布，浊浪排空。它和半岛上的大星山隔海相望，象两扇屏障扼守着稔平半岛的门户，抵挡着大亚湾的惊涛骇浪。

大星山下，有个名叫港口的小渔镇，镇上有一个著名的港口民兵连。这支由渔民、搬运工人、水产站工人、理发工人等组成的民兵队伍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，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，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，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的南海前哨。一九六四年，这个民兵连光荣地被上级领导机关授予“英雄民兵连”的称号。这里说的是港口民兵连扬威小星山，一举全歼一股蒋帮武装特务的故事。

飞 报 敌 情

一九六二年，帝、修、反嚣张一时，台湾蒋帮蠢蠢欲动。听说蒋介石这个“运输大队长”要“送货上门”，港口民兵早就刀出鞘，箭在弦，作好了“接收”准备。

十月七日，天蒙蒙亮，惠阳渔盐工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张苞，刚从海边哨所回来，一踏进办公室，就拿起电话筒：“喂，要搬运站！……李灶吗？告诉你一个情况，清晨三点十五分，炮台山方向发现可疑的亮光，你马上带两个民兵去搜索一下！……”

张苞还没有放下话筒，外边就有人喊道：“张部长，张部长！有情况！”来人是基于民兵杜冯来。老杜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闪闪发亮的东西交给张苞。张苞接过来一看，是一颗卡宾枪子弹！还没等张苞开口，老杜就报告了敌情：

天刚拂晓，杜冯来带领十来个社员，乘着一艘机帆船出海打鱼。船到小星山附近海面，老杜爬上桅杆，开始侦察鱼群。忽然，他发现靠小星山岛的海面上有一团黑呼呼的东西，随着波浪一起一伏，半浮半沉。他对大伙说：“你们看，前面那团黑咕笼咚的是什么家伙？”渔民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：

“昨晚大风打翻的船？……不象。”

“国庆节刚过不久，说不定阶级敌人又搞什么鬼名堂，

要提高警惕！”

“走，我们去看一看！”杜冯来带上三个民兵摇着一只小舢板，从逆风的方向轻轻接近了目标。

这下子，老杜看清楚了：这是一只长圆形的大橡皮筒子，上面连着一个好象船舱一样的东西，半浮半沉；五支桨散落在舱里，附近海面上还漂着六支同一式样的木桨。老杜心想：“哦，这是一只破橡皮艇！情况可复杂呀！”

杜冯来他们用舢板把橡皮艇轻轻地推到小星山浅滩上。老杜对三个民兵说：“你们到礁石后边隐蔽一下，我来检查，如果里边有炸弹，爆炸了，你们赶快回去报告张部长。”他跨进橡皮艇，从舱里的积水中摸出一个铁家伙，一看，是一个打气筒；再摸，又摸到一只胶皮囊，刚一提起，就见有一颗小东西随着水珠掉下来。“哎！卡宾枪子弹！”老杜心里立即警惕起来。他想起毛主席关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，“**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**”的伟大教导，意识到这极可能是蒋介石派人“送货上门”来了。老杜环顾四周，心里琢磨着：这附近只有两个岛屿，西南面那个无名小岛，连草也没有长多少；身边这个小星山岛，上面有岩洞，茅草半人高，藏上百来几十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，看来艇上那些家伙八成是爬到小星山上去了。

“怎么样，老杜？”

“送货来了，是吧？”……

民兵们不等他走出浅滩，就关切地询问。

“来来来，咱们研究一下。”老杜和三个民兵站在齐腿肚的海水中，开了一个战地小组会。最后，一致同意老杜的判断，决定马上掉转机帆船头，全速驶回港口。

船到码头还没有靠稳，老杜纵身一跳，上了码头，一口气奔到渔盐工委。

召 之 即 来

杜冯来报告的敌情，沿着—根通向内地的红线，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上级有关部门。

港口渔盐工委的会议室里，紧急会议正在进行，主持会议的就是张苞。

读者！我们在这里不能不特别向你介绍一下张苞同志，这是一个英雄啊！在小星山全歼敌特的漂亮战斗中，张苞同志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张苞在旧社会里是个苦大仇深的孩子。一九四四年五月，他参加了我党在南方创建的东江纵队；就在这一年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长期的革命战斗生涯，练就了他刚烈勇猛、沉着机智的性格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是闻名东江的“双枪将”。一九四五年二月，他曾带着一支手枪队，在惠阳潼湖地区追击乘船逃命的一批日本侵略军；当时他只身跳入激流，赶上敌船，将包括一名日本侵略军少将在内的八个敌人全部击毙，因此获得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通令嘉奖。解

放战争时期，在淮海战役中，他化装成国民党军官，穿过层层封锁线，打进敌人的据点，将敌军官从敌营中拖出来，给指挥员提供了重要的情况。广东解放前夕，他还为我军追歼残敌作出过杰出的贡献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，张苞离开了部队，投入工业战线，当了一个工厂的厂长。不久，又担任了惠阳渔盐工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。

话说张苞一边细心倾听同志们的敌情报告，一边认真思索。忽然，他霍地站起来：“从橡皮艇的位置看，肯定敌人已经爬了上来，看样子上来还不很久。因为昨晚海面上是五、六级风浪，要是上来时间久，橡皮艇和木桨早就给冲散了。”他拿大红铅笔在海图上围着小星山画了个圆圈，又继续说：

“组织一支基干民兵，立即飞舟渡海，插上小星山岛，把敌人全部歼灭；另派一支精干的民兵小分队乘船赶到小星山海面，截断敌人退路，来个瓮中捉鳖！行动要快，要抓住战机，大家看怎么样？”大家没有不同意见，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：一定要把这伙蒋帮武装特务一网打尽，叫这些乌龟王八有来无回！

紧急会议一散，大家立刻分头行动。张苞叫住基干民兵张耀南：“小张，马上通知公社基干民兵连到码头紧急集合！”

“是！”小张迈开两腿就跑。

你看，整个港口顷刻间沸腾起来了：战旗飘飘，螺号哪

嘟，搬运工人放下大竹杠，奔向码头；杂货店的工友放下秤杆，奔向码头；饮食店的厨师放下锅铲，奔向码头；渔民妇女把孩子交给阿婆，端起鱼叉，跳上小艇；理发工人莫镜明刚给一位顾客剪了半边头发，说了一声：“对不起，有急事，换一位老师傅给你剪吧！”还没有等顾客闹清是怎么回事，拔腿就跑。……

随着一片“嚓嚓嚓”的脚步声，不一会，各行各业的基干民兵，都拿起了自己的武器，全部准时到达码头集合。他们轻轻耳语，交换着各自听来的情况，按捺着临战时兴奋而又有点紧张的心情，焦急地等待着指挥员发布出发命令。忽然，码头那边响起喧腾的人声，五、六十岁的老艄公、老阿婆，八、九岁的少年儿童也扛着鱼叉、红缨枪赶到码头来了。他们一个劲地挤呀嚷呀，围着要张苞分配任务。人丛中走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，快步迈到民兵队列前面，把两个土制鱼炮塞到他整装待发的孙子小郭手上：“你把它带着，到了那里，王八蛋不老实，就给他尝尝！”

张苞走出那些老人、少年的“包围”圈，来到民兵队列跟前。只见他穿一件白衬衣，一条旧军裤，腰间斜挎快掣驳壳，虽然眼角上挂了几条皱纹，但那英武气概依然不减当年。他一脚踩着那只破橡皮艇，向大家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，随即挑选了二十个身强力壮、熟悉水性的基干民兵，由他率领向小星山进发。其余民兵由民兵连指导员林冯添指挥，担任后方警戒和运输任务。

张苞一声令下，二十个民兵分别登上两艘机帆渔船。霎时，轮机轰鸣，船身轻轻地抖动起来，就要向小星山进发了。

正在这时，远处有人放开嗓门大喊：“等一等……等一等！”随着这喊声，一个小伙子一阵风似的朝码头跑来。近前一看，原来是李灶从炮台山赶回来了。

二十多岁的搬运工人、基干民兵班长李灶，个子矮墩墩的，结实得象一座岩石，性格有些和张苞相象：勇猛、刚强。他刚查看了炮台山，一听到民兵紧急集合的信号，就直奔码头。这时候，船已离码头一米多，可李灶用脚猛地一蹬就跳到船上。张苞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嘿，小伙子，炮台山的情况等一会谈！这回先抓乌龟去！”说完，张苞帮李灶整了整子弹袋，然后手一扬，说：“全速前进！”

船头急转，驶出港口。风越来越大，浪越来越猛，小机帆船一时被高高地托在浪尖上，跟着往下一滑，又深深地陷进浪谷中，船身摇摆得非常厉害。张苞站在渔船的尾楼上，一边帮助舵手掌舵，一边说：“同志们，蒋帮特务闯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我们一定要杀得他片甲不留。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。大家看这一仗该怎么打？”

民兵苏细粒嘴快，不等张苞把话说完，就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怎么打，照你讲的那个‘瓮中捉鳖’的办法嘛！”

汪友发拍拍他的土“七九”说：“张部长，这回该让我这老伙伴显显威风了！”大家听了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，蒋帮那些残兵败将，都是稀哩哗啦，萝卜地瓜，他送来多少，我们照例收下，不打收条嘛！”

“对！”张苞接过汪友发的话说：“我们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民兵，只要机智、勇敢、沉着，敌人再狡猾，也得叫他们爬得上来，回不了去！”这时候，民兵军械员彭锦才正在帮机枪手莫镜明拉擦那已经够亮了的枪膛，一边打趣地说：“哈哈，看你这个理发师傅今天该怎么个推法？”

莫镜明听了，非常认真地说：“通通推个光头！”引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。

机帆船在海上走了半个钟头，张苞一边把舵，一边了望。他看了看表，回头朝着舱里说：“同志们，小星山就在眼前，作好战斗准备！”

凯 歌 高 奏

民兵的机帆船，象两把利剑，径直插向小星山。小星山周围波涛汹涌，东北端一面十多丈的石壁，与几块礁石形成一个豁口，水流湍急，波涛阵阵拍击礁石，赛似声声闷雷。唯有东南和西南边水流稍缓，有一小片浅滩。张苞站在船头，和船老大一起研究了地形，选定了靠岸的地点。两艘机帆船轻轻地在岛西南端的礁石外缘停下来了。“下艇！”张苞说着，第一个跳进那在浪里颠簸着的舢板。徐景松、马德强、李灶等也跟着纷纷跳了下去。两只舢板来回穿梭，迅速

把民兵送到浅滩。

张苞带领民兵悄悄登上滩头以后，一路从正面抢占制高点，坚守山头，监视海面；一路从左面搜索前进，控制南面的制高点；再一路由张苞带领，有民兵班长李灶等九个民兵，从右侧靠海的山边迂回过去，撒开一个包围圈。

张苞带着民兵，一路搜索草丛、山崖，来到一个山洞前。这山洞口朝北，一人多高，五尺多宽，周围长满茅草；一到洞口，就感到一股阴森森的寒气。张苞见茅草有些倒伏，暗想：“看起来，不入虎穴是难得虎子的了。”他命令民兵在两侧隐蔽，自己拾起一块石头往洞里扔去，随后，手执快掣驳壳枪，嗖！嗖！嗖！几个箭步冲进了山洞。

徐景松、马德强也紧跟着冲了进去。洞里漆黑一团，顶上滴滴哒哒的掉着水珠。徐景松打亮手电筒跟着张苞往前搜索，没有发现什么动静。“奇怪，敌人在什么地方？难道没有上来？”他们三人又往前搜索了一段，忽然发现地上有烟头和印着“台湾”字样的绿色纸烟盒。他们马上身子贴着洞壁，继续搜索前进。忽然，民兵马德强借着手电的亮光，发现了一个小纸团，拾起来展开一看，但见上面用钢笔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小字：

0200 仍未见陆地，机已缺油，勉力划；0300 两次抢滩，始登孤岛。余已头晕目花，精疲力衰。

旭日升，各人就地隐蔽。五百余尺海面，渔船七、八艘，仍未疑我。准备转移……

“不好！敌人要跑啦！”张苞三人正在研究敌情，忽听洞口有人低声呼唤：“张部长，张部长，快出来……”

张苞转身奔出洞口，见李灶押着一个人上来。此人四十来岁，瘦长身子，尖嘴猴腮，穿着一身解放军的服装，衣领上别着一副列兵领章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张苞问李灶。

李灶说：“刚才我在洞边看到这家伙鬼鬼祟祟的在石缝里捧水喝。我想，岛上没有解放军，哪里钻出来这么个当兵的呢？他的衣服和解放军的衣服也不一样，肯定不是好东西，就从背后悄悄上去，把他抓来了。”

这家伙听说对面拿驳壳枪的是部长，立即战战兢兢地跪在张苞面前，哭着求饶：“长官……开开恩吧，俺……不再给他们卖命啦！……俺要回家……”

“你们从哪里来，任务是什么？老老实实交代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快讲！”

“长官，俺……都说出来……”

原来，爬上小星山这股武装特务共十二名，是所谓“广东×××××独立第三纵队”。其中四名是老特务，两名是蒋帮军官，其余全是解放后逃亡出去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。十月四日晚上九时，这批武装特务把武器弹药和一批

应用物资搬上一艘机帆船，离开了台湾高雄港。十月六日夜里，他们化装成解放军，换乘橡皮艇悄悄地向惠阳沿岸驶来。没料到天快亮时，艇上的机器缺油了，他们慌忙丢弃橡皮艇，爬上了小星山。

张苞审问完俘虏，对民兵黄和、李锡元说：“押走！”说着，手一挥，招呼其余民兵迅速向一片蒿草丛靠拢。大家根据俘虏的口供，又分析了敌情，张苞决定再分兵两路，追击敌人：“李灶、莫镜明、崔志文你们几个赶快从山洞后包围搜索；徐景松、马德强、张耀南，跟我来！”

张苞一马当先，带着几个民兵向岛东北方向搜索，走出还没多远，突然看到有十多个穿解放军服装的人，每人身上挎着一支加拿大手枪，有几个手中还拿着卡宾枪和加拿大冲锋枪，从山坡上走下来，正好与张苞他们打了个照面。张苞“嗖！”一下来了个急闪身，隐藏在一块大青石后面，等他们走近，扬起快掣驳壳，厉声吼道：“缴枪不杀！”

这群特务，乍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上来，还故作镇定，可是，一听“缴枪不杀”，就慌了手脚，一个个象乌龟似的钻进草丛里。不一会，有个家伙伸出个南瓜样的脑袋来喊道：

“喂，你们是哪个村的民防队啊！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，不要误会。”

张苞一听，又好气又好笑，答道：“别装蒜啦，赶快缴枪投降！”张苞说完以后，好一阵不见敌人的回话，他火了，大吼一声：“打！”